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 新帝国主义

The New Imperialism

〔英〕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 著  
初立忠 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当 代 国 外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文 库

译者 (HC) 目录由译者提供

# 新帝国主义 The New Imperialism

[英] 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著  
初立忠 沈晓雷 /译

© David Harvey 2003, The roots of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地化  
Harvey 2003

此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定价：50元。凡购买此书的读者，均可获赠《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一套（共八本），价值120元。

1. 版权页：[英]《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新帝国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新帝国主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主编/陆象淦

## 新帝国主义

著者 / [英] 大卫·哈维

译者 / 初立忠 沈晓雷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编辑 / 邹东涛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mailto: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责任校对 / 尤田雄

责任印制 / 岳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0

字 数 / 147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597 - 1

著作权合同号 / 图字 01 - 2007 - 1059 号

登 记 号 / 图字 01 - 2007 - 1059 号

定 价 / 2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序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sup>①</sup> 恩格斯的这一名言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发展、不断丰富和升华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是革命的和社会批判的，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品格。150 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迎击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始终挺立潮头，永葆青春，其原因就在于它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降，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潮时期，一些西方理论家急不可耐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并断言这种失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但是，正当他们弹冠相庆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以及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再一次证明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毋庸置疑的强大活力和时代价值，虽历经时代的磨洗和考验，却愈益迸发出真理的光芒，宣告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破产。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了完整体现。如果说毛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 2 版，第 681 页。

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其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当前深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无疑首先应该立足当代中国的实践，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懈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丰富经验，着重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从新世纪和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准确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发，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及其最新成果的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应该以世界的眼光，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理论交流与联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在于把握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建立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势必要接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检验。关注、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诠释各国的实践，或者面向时代问题，探索当代世界的发展及其规律性的趋势，其中虽然观点不一，良莠不齐，但也不乏真知灼见，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观点和论说。

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近 20 年来其格局出现了诸多变化。一是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欧洲的一些原本实力很强的共产主义大党出现急剧分化，党员数量、动员力和影响力锐减，在经过调整逐步稳住阵脚后，纷纷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新的探讨和反思。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问题成为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阵

营的首要课题。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学者开始了新的集结，建立起广泛的国际联系，在 1993~1996 年间，分别在莫斯科、巴黎、纽约和伦敦等地召开了“中国科学家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联合会议”、“国际马克思大会”、“欢呼乌托邦：对社会主义的再展望”、“社会主义国际大会”等一系列参与性很广的国际会议。其中由法国的“今日马克思”研究小组筹备和组织、欧美的十多家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刊物共同发起的“国际马克思大会”已经定期化，成为每三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性大型学术会议，从 1995 年迄今已举行了五届，参会者愈益增多，包括了欧美和亚非拉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涌动和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话语和社会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演变，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就业临时化和失业阴影的笼罩、生活的不稳定、阶级和种族矛盾等资本主义固有弊病越发突出，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 1993 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新秩序，依然像马克思生前一样，千疮百孔，存在着一系列无法愈合的伤口。正因为如此，欧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着重探讨阶级关系、种族矛盾和各种新的社会运动，批判新自由主义及其灾难性后果。四是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建立极其广泛和密切的网络联系。以法国的“今日马克思”研究小组为例，它自称“既是一个刊物、一套丛书、一个研究和聚会的场所、一个研究小组，又是一个向经常性的讨论开放的网址、一个在线论坛、一个国际网络”。它又在 2002 年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多家刊物一起创建了称为“K 计划”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欧洲网络”。“K 计划”这个名称，取自德语“阶级”(Klasse)、“资本”(Kapital)、“斗争”(Kampf) 和“共产主义”(Kommunismus) 四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其宗旨是“通过重要的文献、研究成果和争论的流通，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作出

贡献”。这个“K计划”网又是作为“世界社会论坛”欧洲分部的“欧洲社会论坛”网络的组成部分。五是研究组织带有较浓厚的民间色彩，派别界限淡薄，观点呈现多样化，但其共同特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价值”。用《今日马克思》杂志和丛书的主编、巴黎第十大学教授雅克·比岱的话来说，马克思的理论今天之所以对西方青年一代具有“强大吸引力”，是因为它“不仅是分析现代世界不可或缺的，而且前景广阔”。其迫切的现实价值还在于“资本主义在其当前的全球化阶段重又凸显出其初期的野蛮性……虽然有着再度扩张的闪光外表，却又显现出没落的征兆”。<sup>①</sup>

总之，当前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格局虽然仍处于一个分化、聚合、动员、调整和整合的过程，但从中可以窥见一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倾向和趋势，以及对于当代世界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有益探讨、分析和见解。本着进一步开阔眼界和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关系，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的时代价值，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的宗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以问题为主线，重点译介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解读及对当代世界分析探索的著述，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探索的涌现，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一个相关的比照和参考。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面向现实问题，深入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创新才有可能。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sup>①</sup> Jacques Bidet, *Explication et reconstruction du Capital*. Introduction PUF 2004

## 前 言

牛津大学的地理与环境学院在 2003 年 2 月 5~7 日连续举办了三场克拉伦登演讲 (Clarendon Lectures)。这一时机选择得非常恰当。伊拉克战争虽然表面上迫在眉睫，但毕竟还未真正开始，而且还存在些许可以避免的希望。这一希望进一步被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所点燃。2 月 15 日，伦敦和巴塞罗那大约有一百万人涌上街头；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城市，其中包括美国的城市，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也不低于这个数字。联合国安理会的大部分成员国认为，由残暴和专制政体所带来的威胁可以通过外交方式加以解决。尽管反对之声如此强烈，然而在 3 月 20 日，美国还是对伊拉克采取了军事行动，并得到了英国和西班牙的支持。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这场战争的结果，尽管毫无疑问具有军事性质，但仍然还不明朗。这场战争是否将会以或可能将会以殖民占领、美国扶植的代理政府，抑或真正的民族解放而结束？

一方面，这些快速变动的事件使我很难策划一系列有关“新帝国主义”这一主题的演讲。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事件本身的性质以及它们给全球安全所带来的经济、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威胁，又使得一些深层研究势在必行。因此，我决定尽我所能。

在追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在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的地方、文化及政治中心参加了由尼尔·史密斯 (Neil Smith) 和奥马·达波 (Omar Dahbour) 组织的，以“帝国主义”为主题

的长达一年之久的学术研讨会，并从中受益良多。我要感谢尼尔·史密斯和奥马·达波，以及其他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人，他们帮助我完善了很多观点。还有几位参与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计划的同事也对我的研究课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因此我还要感谢路易斯·雷尼翰（Louise Lennihan）、唐·罗博瑟姆（Don Robotham）、艾达·苏莎（Ida Susse）、简·施奈德（Jane Schneider）、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sad），特别是迈克尔·布林（Michael Blim）和那些为我们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双边学术研讨会进行打字录入的学生们。沿着我在此所构建的路线进行某种形式的修正的最初设想，最早模糊地产生于我和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共同主持的双边学术研讨会上。因此我欠阿瑞吉一个很大的人情。我还要感谢我在牛津大学地理学院的同事们，是他们邀请我重返故里，并在如此正确的时间和如此正确的地点让我听到了那些演讲。我还要特别感谢玛利亚·凯卡（Maria Kaika）、杰克·兰顿（Jack Langton）和埃里克·斯温格多夫（Erik Swyngedouw），是他们给了我热情的招待，并对我的研究课题表达了浓厚的兴趣。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安妮·阿什比（Anne Ashby）给了我最大的帮助，简·伯克（Jan Burke）在激励我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仍然一如既往地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多年以来，我从与他人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我希望我在这些演讲中可以很好地利用他们个人或集体的智慧与聪明才智。

宋氏科游

外德史琳环雅并同歌

## 目 录

第三章 联东本資

前言 / 1

第一章 石油决定一切 / 1

第二章 美国的超级大国之路 / 24

谁控制了中东地区，谁就能统治全球石油动脉；谁控制了全球石油动脉，谁就能统治全球经济，至少从不远的将来来看是如此。

关于两个产油国的故事  
美国市民社会的内部博弈  
石油决定一切

## 第二章 美国的超级大国之路 / 24

固定在空间内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应如何应对资本积累无休止的对外扩张的动力？资本的无限积累对于权力的领土逻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反过来说，如果全球体系下霸权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资本逻辑又怎能支撑霸权？

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  
霸权  
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兴起，1870 ~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的历史，1945 ~ 1970 年  
新自由主义霸权，1970 ~ 2000 年

选择方案

地区性霸权和反霸权

### 第三章 资本束缚 / 72

资本主义活动的地理学景观充满了矛盾与紧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经济压力的时候，它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竞争与垄断、集中与分散、固定与变动、动力与惰性，以及各种不同范围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紧张状态，无一例外地都产生于资本的无限积累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分子化进程。

国家权力与资本积累

空间经济的生产

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

资本循环

时间—空间修复

内部矛盾

调节机构的力量

国家重新勃兴

### 第四章 剥夺性积累 / 111

美国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发现了英国资产阶级在 19 世纪后 30 年所发现的东西——“掠夺”，这种使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可能的“原罪行为”，“最终必须不断重复，否则会使积累的动力突然停止”。全集的“后来亡灵”公开宣称要“合而为一”，对资本家而言只有剥削资本，才会知道如何滚个一身消费不足和过度积累？

马克思的保留

剥夺性积累

所有一切偶发事件

私有化：剥夺性积累的利刃

围绕剥夺性积累的斗争

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两面性

剥夺性积累的帝国主义

## 第五章 从认同到强制 / 148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行性方案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某种形式的新的“新政”。这就意味着要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沿着更具干涉主义和新的路线重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对寡头和垄断集团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从而控制从国际贸易条款到我们通过媒体所耳闻目睹的一切。这将导致重返一种更为仁慈的“新政”帝国主义。

## 延伸读物 / 171

## 参考书目 / 175

# 第一章 石油决定一切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研究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以及一个“新生的”帝国主义在其中可能将发挥的作用。我力求从长时段的视角和通过我称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镜头来实现上述目的。我努力从所有骚乱和动荡的表象中揭示出一些深层的变化，并以此开辟一个讨论的领域，即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我们当前的世界并对此作出反应。

当然，我们每个人所能经历的最长时段是我们的生命。我最初的世界观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那段时间。当时，英帝国的概念仍然名副其实。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向我开放，因为世界地图上如此多的幅面标注的都是红色，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如果我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的话，我可以翻开自己的集邮册——英国君主的头像遍布印度、沙捞越（马来西亚的一个邦）、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尼亚萨兰（今马拉维）、尼日利亚、锡兰（今斯里兰卡）和牙买加等国家和地区。但是我很快就认识到，英国的力量在不断下降，英帝国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分崩离析。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不断深入，英国全球大国的地位逐步为美国所取代，世界地图的颜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47年印度独立与印巴分治，标志着英帝国衰亡的开始。起初，我认为这一事件仅仅是“理智的”和“公正的”英国统治被不理智的本土激情所取代，并回复到守旧派偏见的一个典型例子。然而随着非殖民化斗争的日益激烈，

英帝国统治的丑陋和邪恶的一面开始变得愈加明显。对于我很多其他同时代的人而言，1956年英国和法国试图收回苏伊士运河这一事件标志着其丑陋和罪恶达到了顶峰。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阻止了英国和法国使用武力来推翻阿拉伯自己的领导人纳赛尔的企图，而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纳赛尔与现在的萨达姆·侯赛因一样，是国际社会的威胁和“邪恶的化身”。艾森豪威尔更喜欢和平的遏制政策，而不是战争。这由此也说明，随着英国和法国实力的迅速衰落，美国已经逐步确立了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同时我也发现自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很难再去否认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快速衰落但却与众不同的英帝国主义的阴暗面了。

当时对于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从布朗克斯到牛津的年轻学生来说，所有这些事情看起来都非常与众不同。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曾写到他是如何不能忍受那些“无精打采的年轻人，在他们的父辈支配着英帝国和整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像是《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影片中的临时演员，穿着晚礼服四处游荡（经常看起来是睡过了头），过着一种百无聊赖的生活。或者至少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他们的父辈支配着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无疑是一出戏剧：英帝国时代已经结束；统治阶级的孩子们仍然靠日渐贬值的信托资金生活，仍然在继承着即将破产的公司……至少我知道，我正在这个世界上往前迈步”。<sup>①</sup> 我想知道在当前成千上万家失败的网络公司散布于美国土地，财务丑闻，股市暴跌导致每个人养老金领取份额下滑，以及突如其来的好战诉求的情况下，正如《纽约时报》在2003年1月5日的头版《美帝国：学会适应它

<sup>①</sup> 马歇尔·伯曼：《美国的刑罚和社会正义》，载A.梅里菲尔德、E.斯温格多夫主编《都市的不正义》（M. Berman, ‘Justice/Just Us: Rap and Social Justice in America’, in A. Merrifield and E. Swyngedouw eds., *The Urbanization of Injus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第148页。

吧》<sup>①</sup> 中所描述的那样——他的感受是什么。对我而言，在一个帝国行将灭亡的那一刻才去认识这个世界，如同在公众宣布下一任官员诞生的那一刻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一样，感觉都非常奇怪。<sup>美国帝国主义的衰落</sup>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Michael Ignatieff) 不断重复着此前的断言 (在 2002 年 7 月 28 日的《纽约时报》中也是如此)：“美国所有的反恐战争都是帝国主义的演习。这或许会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不愿意将他们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帝国。但是在美国将大批士兵、间谍和特种部队派驻世界各地的情况下，你还能称它为什么呢？”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再偏爱所谓的“廉价”帝国，或希望承担更少的责任。美国应该准备承担更加重要和持久的责任，应该准备坚持不懈地实现重大改革的目标。美国这一主流媒体的看法应当给美帝国对世界而言非常重要的观点带来重大影响。

当然，伊格纳季耶夫并非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马克斯·布特 (Max Boot) 声称：“美帝国主义可能是对付恐怖主义最好的一剂良药。”他表示美国应该更具扩张性：“现在，阿富汗和其他一些麻烦国家正大声呼唤身着马裤、头戴太阳帽的自信的英国人曾经提供给他们的外来的、文明的管理方式。”随着他们光辉的帝国传统得到如此美好的回忆，英国也开始行动了起来。保守派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他在电视讲座和据此而出版的著作中，通过真正爱

<sup>①</sup>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负担》，载《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 2003 年 1 月 5 日 (M. Ignatieff, ‘The Burden’, *New York Times*, 5 Jan. 2003, Sunday Magazine), 第 22~54 页；还可参见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如何阻止阿富汗解体：美帝国主义》，载《纽约时报》星期天杂志 2002 年 7 月 26 日 (M. Ignatieff, ‘How to Keep Afghanistan from Falling Apart: The Case for a Committed American Imperialism’, *New York Times*, 26 July 2002, Sunday Magazine), 第 26~58 页。

国主义的方式，不但纪录了英帝国缔造者的英雄事迹，而且指出了英帝国可能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和平、财富和幸福）指出，美国应当增强自己的决心，开展金元外交，并“完成从非正式帝国向正式帝国的转变”。正如很多人现在所宣称的那样，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已经成型，但是如果希望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从而给世界带来广泛的利益，就像19世纪后半期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所做到的那样，美帝国还需要获得更加明确的承认和作出更加坚实的承诺。<sup>①</sup>

尽管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演说中宣称“美国没有帝国要扩张，也没有乌托邦要营建”，但他似乎很愿意作出上文所说的这种承诺。布什于“9·11”事件一周年之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文，阐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任务和面临的最大机遇：“我们将以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影响，建立国际秩序和开放的环境，使众多的国家能在这种环境中蓬勃向前，实现自由的繁荣。一个自由与日俱增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反映了美国经久不衰的理想，使美国的盟友团结一致……我们追求公正的和平。”当谈到准备战争的时候，他写道：“让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取代压迫、仇恨和贫困”，“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已证明能使整个社会摆脱贫穷”。他断言，美国“将促进温和、宽容以及人类尊严无可辩驳的要求——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和司法平等”。他最后总结道：“今天，人类手中把握着进一步实现自由战胜所有夙敌的机遇。美国愿承担领导这项伟大使命的重任。”类似的言论还出现在美国此后不久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的

① 在此引用的很多内容都收录在B. 博登《“9·11”之后的帝国主义再创造》，载《选择：土耳其国际关系》电子期刊，2002年夏（B. Bowden, ‘Reinventing Imperialism in the Wake of September 11’,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Summer 2002）。这可以从网上查到，网址为<http://alternatives.journal.fatih.edu.tr/Bowden.htm>。

前言中。<sup>①</sup> 这或许并不足以表明美国已正式宣称自己为帝国，但却毫无疑问地表明美国希望自己成为帝国。

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存在过各种截然不同的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中华帝国、沙皇俄国、苏联、奥匈帝国、拿破仑帝国、英国和法国，等等）。透过这些千差万别的帝国，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如下结论：对于如何理解、管理和积极地创造一个帝国，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有关帝国的相异的有时甚至是相冲突的观点，完全可能适用于同一个帝国。中华帝国经历过一段强劲的海洋扩张时期，但不知为何突然神秘地放弃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就一直在各种帝国的模糊概念里面来回摇摆。如果说小布什是一位表现得有点像拿破仑的美国总统，他希望进兵巴格达，随后有可能是德黑兰（政府内部的一些鹰派人物显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男人”），那么克林顿政府在鼎盛时期的行为则与奥斯曼帝国更加相像（有趣的是布什政府抨击克林顿政府过于“女人气”）。以前任财政部长鲁宾和现任财政部长萨默斯为代表的美国财政部一致认为，软实力比硬实力更加有效，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要承认多元文化并存。多边政治要优于单边政治。

另一方面，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直至尼克松治下的美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均借鉴了苏联创建卫星国而非其他的方式。唯一一个例外是日本，与匈牙利和波兰不同，日本在保证从政治和军事上屈从于美国的前提下，获得了自由发展经济的权力。伊格纳季耶夫指出，现存的美帝国的形成实际上并不符合“心不在焉”说（英国喜欢称自己为“心不在焉”式的

<sup>①</sup> G. W. 布什：《夺取自由的胜利》，载《纽约时报》2002年9月11日（G. W. Bush,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11 Sept. 2002），第A33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可以在 [www.whitehouse.gov/nsc/nss](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 上面找到。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在《负担》一文中就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